



# 我

舒同  
著

# 累

大众文艺出版社



# 我不累

舒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累/舒同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4

ISBN 7—80094—118—3

I. 我…

II. 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6640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县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333千字 插页 2

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200册

定 价:19.80元

## 《我不累》

舒同

本书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故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一大家子三代人，一个老妈，三个儿女和他们的后代。

他们被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所困扰，整天在一种压抑和无奈的状态中奔波……

女儿入托、儿子升学、赡养老人、抚育孩子、丈夫出国、妻子不忠、邻里纠纷、同事相轻、姐姐犯疯、外甥变态……

没完没了，烦不胜烦！

世间之事，没法说。

操不完的闲心，干不尽的琐事。

有人说，活着难免不累。

又有人说，原本可以轻松一些的。

一般人都怕累，

但是也有不信这个邪的。

你到底累不累？

谁累谁知道。

反正我不累。

不管累不累，一样得活着。

1

“你，你走吧，真的……”宕全红说。

“舍得我啦？”屠恋棋说。

“呸，谁不舍得你？以前走不了只怪你自己没本事。”

“美娜还小……”

“小？说话两岁了，又这么乖。”

“那我也……还有你，这么漂亮，一个人守家，我不放心……”

“呸，臭德行。要这么说你一个人到外边去我更不放心！比我漂亮的女人虽然没几个，比我风骚的小狐狸精却多得是！”

“嗨，你说什么呀，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再说，我这是公派出国，好多人在一起，又不是一个人去做买卖……”

“噢，一个人去做买卖就可以招猫惹狗？！”

“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也不瞅瞅自己这副德行！除了我还有谁能看得上你？是这个意思也得行啊！”

的确，宕全红非常不难看，从长相到身段；屠恋棋相当不好看，个头虽不算太小，却枯瘦，风干过一般——再打扮也没用，彻头彻尾一个穷酸，生就的。好在他会学外国鸟叫唤，说明肚子里还算有点水，所以，郎才女貌，般配。

“请你，请你说话客气些。”屠恋棋推推眼镜，不自觉涨红了

脸。“当初我娶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可怜你……”

“呸，你还有脸说这个！谁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看我是个孤儿好欺负！对不对，没良心的……”宕全红泣不成声，泪如泉涌。

屠恋棋奇怪她的眼泪为什么如同跟自来水龙头接通一般。女人都一样，没什么可奇怪。

屠恋棋软了，不是因为自来水供应良好，只因为宕全红是个孤儿。每次吵架一提到这个，他毫不例外都要软下去——他是正人君子，他不能欺负人。今天他说话走嘴，更是他不对，他不吭声了。

宕全红抹一把泪：“说话呀！心虚了是怎么着？今天你必须把问题谈清楚！当初到底是图我什么？”

图什么？当然是图她漂亮。得知她是孤儿后，更增爱怜，一边大骂她父母狠心，一边替他们惋惜，多么漂亮的一个女儿呀！继而又得知她只是一个小学教员，与自己相去甚远，更加满意。待到慢慢发现她说话爽利、办事麻利、什么活计都会做一点，就再没什么不满意。

其实，只漂亮一条便已足够。

屠恋棋知道自己硬件不成，不免心虚气短，没把握能追上她。当初她是很有几个竞争者的。没想到宕全红终于慧眼识英雄，自己变了绣球飞入他怀中。他受宠若惊，他欣喜若狂，他意气风发。得妻若此，夫复何憾！今生拥有，别无所求。

这话似乎泄气些，颇为低级。屠恋棋便不对人说，并且尽量不让人从脸上看出来。他时而觉得自己肚子里有货，足够配得上宕全红的亮丽外表，她相当有眼光；时而又觉得她是瞎了眼，自己受之有愧。总体来说，心虚的成分多一些。

现在的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回答她呢？就说图她漂亮吗？这怎

么成，堂堂一个知识分子，婚恋动机怎能低下至此！回头惹人笑话怎么办？别人也不必，只宕全红一个人看轻他就已经够受。他从未如此承认过，今天也不想成为例外。

那怎么说好？说图她思想红？不成，想吐的感觉。说图她性情温柔？不成，太昧良心——漂亮女人没温柔，宕全红自然毫不含糊。说图她能干？也不成，太单薄，没人信……

宕全红泪水涟涟：“我今天总算明白了，闹半天自己只是个可怜，压根没可爱什么事！……实话跟你说吧恋棋，现在我真是不想活了……”

话一直就在嘴边，不脱口而出更待何时？

“别呀全红！我、我承认，当初我就是图你漂亮，再没别的；我被你迷住了，千真万确！”屠恋棋紧张地察看反应。

宕全红眼睛先笑，脸上再笑：“你可算说实话了！没良心的。”自来水龙头瞬间关闭，说不出的妩媚动人。

屠恋棋松了一口气，幸亏她低级呀。混蛋！骂谁呢？当然是他自己。跑去拿来湿毛巾，递上。

“不嘛，你给擦。”

无所谓，屠恋棋乐意。

宕全红乘势偎在他怀里：“就这么一句呀？你可得好好哄哄我。”

屠恋棋一梗脖子：“真话就这一句。哄人可没真话。”

“德行！”宕全红推开他，抢过毛巾自己擦，脸上虽似生气，心里却也挺美。

屠恋棋脑袋不知怎么一蒙，就问：“当初你又是图我什么呢？你也别哄我。”

宕全红回答得毫不犹豫：“我主要图你两条：一，你人老实，不会欺负我们孤儿。二，我觉得你肚里有货，将来准有出息，盼着

能跟你一起过好日子。唉，谁知我只看对了一半……”

屠恋棋大急：“你、你说清楚。”

宕全红瞟他一眼：“你虽然越来越有出息，如今又总算熬出头来能出国了，可是你老实吗？这些年把我欺负得好惨哪！”

什么？天地良心，谁欺负谁呀？！屠恋棋差点背过气去；我冤哪！欲怒不敢，欲哭无泪；张口结舌，手脚痉挛。

宕全红见状知他又钻了牛角尖，赶紧亲他一下，重新投怀入抱：“你看，又要欺负人了是不是？求你别……”

刚才谁说漂亮女人没温柔来着？小心我跟你急！屠恋棋刹那间便缓过劲儿来，搂住粉团般一个人儿，“我没，我没。”

“看，还嘴硬。我再问一遍：以前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欺负我这么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嗯，是、是的，我没良心，我犯坏，我……”

“好啦！以后怎么办？”

“再不了，再不了。”

宕全红笑得煞是迷人。

屠恋棋心神一荡，伸过嘴去，却被她推开。

“孩子都那么大了，肉麻不肉麻？”

“你刚才怎么亲我？”

“我是我你是你，懂不懂？”

“懂了。”屠恋棋咽一口唾沫，“咱刚才说到哪了？”

“我劝你出国。”

“那为什么又算起旧帐？”

“谁知道，总归是你惹出来的。好了，咱接着刚才说：你既是个男人，就该有点男人的样子。顾家是对的，恋家却不对。你要是没出息，就是辜负了我，我替你羞死，替自己悔死。你……”

“我也没说不出国呀！好，你既这么说，咱们可就定了啊，别



后悔。”

“真狠心，愣舍得我跟美娜。”

“你……”屠恋棋没辙没辙的。

“瞅你那样！撒撒娇都不许？”

“许，许。”

“你这一去得几年？”

“一般是三年或四年。”

“一年休一次假？”

“不，按规定一共只有一次。”

“你不会争取争取，摆摆困难？咱家孩子小，你我还算新婚，  
嗯……”

“好，我尽量。”

互相瞟一眼，脸都有点红，心都有点热。

2

暑假。

托儿所竟然也放暑假，阿姨不叫阿姨，也须口口声声喊她们老师。呸！谁兴的规矩？她们也配？宕全红一肚子不高兴。幸亏我也放假，不然美娜这两个月怎么办？家长不是老师的孩子又该如何？添乱！完全不顾别人死活！

很快，她一肚子不高兴全变成高兴——屠恋棋的机票已经订好，下星期就走人。让美娜多陪陪爸爸也好。

不用说，屠恋棋自然也很高兴。不到三十就捞着出国，并非人人皆能如此，值得高兴。

先前一直瞒着，彻底敲定之后才怪臊地对别人讲。他这边还好说，宕全红那边却足够热闹，孤儿朋友、小学同事，来了一拨又一拨，幸亏家里没安电话！

屠恋棋虽然挺烦，可人家一个个都用那么崇敬和羡慕的目光看着他呢，不但急不得恼不得，骨子里也着实怪美。

不管怎么说，多少还是有些怨宕全红低级，没见过世面，小家子气。可是，谁人不喜欢炫耀呢？自己不好意思，妻子代他做了，又怎好怪她？她是真心实意替自己高兴啊。嗯，屠恋棋这人确实没良心，她并没有错怪谁。

等没人了，屠恋棋说：“我看咱们哪天去跟妈他们聚一聚？”

宕全红说：“就星期天呗。只有这一个星期天了，其它时候不

容易凑齐人。”

“咱是上馆子还是……”

“上什么馆子？你还没发财呢啊！不过是告告别，没那么多事儿！”

“好好。那把人都请到咱家来？”

“你疯啦？大姐一家三口人，二姐一家再加上妈共是四口人，好家伙的！十来口人咱这一间小屋装得下吗？又正在收拾东西，哪儿都这么乱，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咱还是去妈那儿！”

“这不结了？每次都是咱们跟大姐两家过去，你这回又搞什么特殊？噢，要出国才想请人家吃一顿饭？反而不好。”

“得，就听你的。不过呢，我总觉着……”

“好啦，等你回来请他们两家下馆子还不行？我知道你是心疼你二姐，不要紧，咱们这回去的时候多带些东西，决不让她亏着！怎么样？”

屠恋棋心道：哼，你说得轻巧！带的东西再多人家也得往里贴呀，妈这月的退休金又报销了！但别无办法，只得忙着去通知。

3

星期天，崔义贞老太太大清早就爬起来忙活，脸上带着笑。儿子出国可是件大事，得好好庆贺庆贺，好好送送他。这小子，如今总算出息了，没白疼他！

要说呢，大闺女恋琴、二闺女爱琴以及小儿子恋棋，个个都是好样的；可儿子毕竟是儿子，闺女只是闺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按理老太太应该跟儿子住，可人家单位分了房，媳妇又吵着搬出去，只得随他们。房子只有一间，媳妇又不乐意，想跟也跟不过去。

大闺女不是自己养的，人家住的又是他大姐夫的房，而他大姐夫是个大单位的小官，架子却不见得如何小，吃不吃的老是端着，咱上了年纪的人，别招人家不待见。所以这边想都不想。

二闺女可是她崔老太太自为屠老爷子养活的，虽说没赶上孝敬几天父亲，守着老母亲却也早就铁了心。幸亏二姑爷单位没房，幸亏二姑爷不嫌弃她孤老婆子，才得以共守这两间瓦房、两间防震棚、一个小院、一棵枣树、半棵柿树。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对不对的，先这么说着。

有一件事崔老太太稍许觉得憋气，那就是大闺女二闺女都生了儿子，偏偏媳妇生了个丫头——正的是赔钱货，歪的倒是根！这不是成心跟人对着干吗？屠老爷子先知先觉，不等儿子结

婚就撒手去了，免去一场闲气。

崔老太太先还怕儿子受不住，却见他并不如何在意，不觉松一口气，接着又叹了一口气，唉，现在这人是开通多了。据说如今不但男女平了等，且更有阴盛阳衰之势。生女的叫有后，闺女才是根。那敢情好，我倒盼着真能这样。哎哟，罪过罪过。

屠爱琴过来跟母亲一起忙活，却是不太高兴的祥子，三两下便烦了，先嚷嚷着给丈夫连客派活，接着又骂儿子连城不听话。其实呢，连客手里一直没闲着，还在上小学的连城更是乖乖地跟在爸爸屁股后头打下手。父子俩谁也没还嘴。

崔老太太见此情景，心中似乎明白了一些。恋棋家房子小，其余两家只分别去过一两次，从没在那里聚过。恋琴家虽然是两居室，他大姐夫也相当热情，但老太太毕竟上了年纪，经常挪动大有不便，又有点怵楼房，所以在那里聚会的次数也不多。一般都是到爱琴这里来，看老太太嘛。尽管那两家每次来手里都不空着，但还是远远抵不上招待他们的花费。三家里原本就属爱琴他们经济最困难，这么一来过得更加艰辛。要不是老太太有一份不算太少的退休金给撑着，还真够饿。

一部分人倒是先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依然不甚富裕。

老太太曾经不止一次对爱琴说过——姐姐和弟弟，都是自己人，聚会为的是热闹，为的是说笑，不为别个，吃饱就行，用不着多好。这里的情况谁不清楚？

偏偏爱琴是三姐弟当中最要强的一个，她说——那也不能太简单，人家又不是三天两头地来，几顿饭咱还管得起。再说，人家一半是来看您，一半是瞧得起我们夫妻；决不能对不起人家，自己得给自己长脸。

老太太拗不过倔二丫，日子照旧。

老太太忍无可忍，只好背后捣鬼，对那两家悄悄说——你们

也忙，以后不用总来看我。那两家似懂非懂，反正脸是拉长了。

老太太一想——糟糕，他们可别怪上爱琴！连忙又解释——这纯粹是她自己的意思，跟爱琴没一点关系。自己听着都像越描越黑，但也无法。那两家似信非信，反正是平常来了。

老太太正不知是福是祸，爱琴察觉这种情况了，并没说什么，只是看母亲一眼，然后打电话请那两家，甚至上门去请，死请活请，情真意切，不厌其烦。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两家又经常来看老太太，脸也不长了，带的东西更多。大家都是好姐弟，原本就是自己人嘛。

老太太只得叹口气，一句话都不敢再多说。

可今天爱琴这是怎么了？反常，她极少挂相啊。难道她不为兄弟高兴？难道她不耐烦招待庆贺？

正想着，爱琴说：“这些东西怕不够，我还得上趟街。”拎起菜篮就走。

老太太连忙追上去，知道拦不住，只是说：“可着我的工资花，你们俩的钱千万不能动，这月才开始没几天。”

爱琴轻轻应一声。

老太太不放心，又再说不出什么，不知不觉跟出院外。

爱琴回过头来，笑一笑：“妈，您这是干嘛？”

老太太双唇乱抖：“我是怕，我是怕……”

爱琴收了笑，咬上牙：“妈，您怎么还是不明白？他们一直都认为您除去退休金另外往我这儿贴了体己钱的！我，我……”

老太太恍然大悟，心头一热，便说：“我这体己钱嘛，虽说不多，可还真有几个。要这么一说我就全都留给你了！他们一个子儿都甭想落！决不能让你白担这名声！”

爱琴急坏了，泪水直在眼眶中打转：“妈您误会了！我说这话……现在我成什么人了？以后还怎么活呀？！”

老太太知道自己唐突了，连忙道：“好好好，这事咱们慢慢再说。你别往心里去，妈决不会误会你。”

爱琴松了一口气，眼泪汪汪着，收不回去，只好挤出来。

老太太又道：“你放心，小三这次出去，我一定让他多给你带些东西。我负责分配，他不敢不听我的。”

爱琴又要哭：“妈您千万别！我是图这个吗？！您怎么一点都不了解我？……”

老太太摇头叹息，不再开口。

爱琴却还没完：“妈您答应我，不然我今天就得累您送我这个黑发人！”

老太太脸上变了颜色：“快别说这狠话！我答应你就是。唉，你这孩子，打小就这么……”

爱琴不由一笑，笑得满脸泪痕：“谢您了妈。”

“回家漱漱口再上街。”

爱琴不睬，低下头擦干脸，转身去了。

十一点过后，开始上人，不是饭馆，是老屠家。

先来的是中学英文教师屠恋琴和将要上高二的儿子潘安又。两个人手里都没空着，自然的。

小院顿时热闹起来，姥姥妈大姨二姨二姨夫满天飞。

老太太问：“他大姐夫怎么没来？”

屠恋琴颇为不好意思地解释：“他忙得很，不一定能来得了，说待会儿咱们先吃，别等他。”

“又是单位里的事？”

“是啊。”

“这话怎么说的，大星期天也不休息？唉，依我看当官也没什么好。”

“说得是呢，没办法。可是您看我，不当官也整天忙得要死，今天为来送恋棋，也推掉不少事呢。”

“你这是自找，跟他大姐夫不一样，他是身不由己。”

“其实我也是身不由己。已经四十岁的人啦，脾气想改也改不掉。”

正说到这里，屠恋棋宕全红夫妇抱着他们的宝贝女儿屠美娜来了，于是更热闹，天上飞的又多了奶奶大姑二姑二姐夫以及舅舅舅妈之类。

宕全红道：“妈，我们本该早点来跟着忙活的，可家里事情实



在太多，帮他收拾这儿收拾那儿。这不，大早上起来就去了两拨送行的人，刚出门又碰上一拨，差点脱不了身！”边说边捋胳膊挽袖子，“来，您看我还能干点什么？”

老太太心里骂她一句，脸上可是笑得甜：“不用，我跟你二姐他们都忙得差不多啦。你也是打早上起来就没闲着，又大老远来，坐下歇着吧。”

潘安又和连城争着抱屠美娜，嘴里“美娜美娜”叫得响，笑着的脸上全是坏意。

容全红首先来气，心道：好你两个兔崽子！嫌我给起的名字不好听？哼，你们那又有什么好了？潘安又！呸，臭不要脸！也不撒泡尿照照，什么德行就敢瞎叫！还有连城，你连什么城？好象多值钱似的！等着瞧吧，长大准跟你爸你妈一个出息，我说了搁着！

不怪她生气，这潘安又长相确实差点，脑筋也不大灵便，凑凑合合在他妈妈执教的那所比不上重点中学又比一般中学强点的学校念书。据说当初是自己考了去的，跟他妈妈没关系。也许有人信。

而这连城，就在她容全红的小学里念书，怎么去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学习不错，可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值钱玩艺儿；而且，恐怕多半倒是因为她的功劳，学校好嘛。但如今，这忘恩负义的小王八羔子竟敢肆无忌惮地嘲笑他大恩人的女儿也就是他表妹名字俗气，怎能不令人愤慨！

屠恋棋也知道那两个小家伙在嘲笑女儿什么，不觉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媳妇非要叫这个，有什么办法？

要说呢，美娜的长相和她的乖巧都蛮配得上这两个字，可就是叫的人太多了，光她们托儿所就有七个美娜，这就显得俗，而且俗得厉害。